

孩子与孩子的差别 有时就在一张书单里

高温下的杭州，各种培训班与公共阅读空间，是家长和孩子暗暗使劲的地方。

在暑期这一特定的时间中，父母和孩子在家庭和公共阅读场所中的阅读互动，包含了儿童阅读的方方面面。在书店的阅读生态中，可以窥见目前儿童阅读自发的方向，以及与父母选择之间的冲突。

那么，暑期阅读生活中，父母和孩子各自承担怎样的角色？

其实，从一个个细节中可以看到，多数人是迷茫的。

不久前在杭州发布的《浙江省未成年人阅读状况调查》课题主持人陈纯跃先生认为，暑假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去读一下有价值的书，实在太浪费了。如果选不好读什么书，不妨按照他的建议——读经典、读整本书、读难懂的书，还要调整读书的解构，不要只读文学类书，而是让阅读更为多元。

既是专家又是一位母亲的胡丽娜则从自己的经历讲起，分享了她的经验和困惑，对于困于书海却选择各异的孩子和家长来说，非常值得借鉴。

做会儿卷子，看几页课外书

正在奋笔疾书的杨析焱，就坐在进门不远处的桌子旁。

杨析焱是一位六年级学生，她正在预习下一学年的课程——一张初一的数学卷子，已经做了一半。

最近，每天早上上完暑假班，杨析焱的母亲陈女士就带着女儿来书店，做一会儿卷子，看几页课外书。

杨析焱最喜欢科幻类的图书，刘慈欣的小说，看了电影《流浪地球》后，她把原著也读了。



书店中阅读的孩子。

这个暑假，学校推荐的《西游记》《湘形散记》《镜花缘》等书，杨析焱也读完了一部分。同学中最近很流行《鬼吹灯》、《查理九世》之类的冒险类、恐怖类小说，也是杨析焱很喜欢的类型。

再往里走一点，花雨婷和她的妈妈在饮品休闲区坐着。

记者发现，读二年级的花雨婷，年龄不大，阅读量却很大。她从中午开始在这里看书，记者翻了翻她手边的书，三本：《国家是怎样炼成的》《西游记》和《杨红樱作文课》。其中，《国家是怎样炼成的》是一本用浅显的语言讲述世界历史的童书，花雨婷很喜欢，翻来覆去地看。

“这本书我翻过，蛮好的，可以帮助她学习历史知识，我自己都看进去了。”妈妈殷女士说。

每天上完舞蹈课，下午殷女士就带着女儿来书店看书，“只要不是特别无聊的漫画书和一

些比较低级的书，其他就让她自己去选择。”但她还是会要求女儿先把学校的推荐书目看掉。比如《西湖民间故事》《成语故事》《绿野仙踪》等，花雨婷已经读完了。

漫画与探案悬疑区坐的孩子最多

晚饭后，书店迎来了不少爱读书的小朋友。

“探案历险”书架边，站着正在读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的吕卓航，一进书店，他就来到了“探案历险”的书架旁，没打算离开。

吕卓航下半年升五年级，他用手在这个类目的书架上划了三排，对记者说：“这些都是我们班现在流行的书。”

这些“流行的书”包括：《不可思议事件簿》、《海盜鼠寻亲历险记》《香格里拉的茉莉》《查理

日记》《墨多多迷境冒险》《奇域笔记》《神探黑客猫》等。《不可思议事件簿》这一整套我都有，全看完了。”吕卓航说。

五六年级的学生，普遍对冒险、探案、玄幻小说类的小说感兴趣。他们这个年纪对世界十分好奇，又具备了一定的理解能力和推理能力，因此抽丝剥茧的探案小说和悬疑惊奇的冒险小说，对他们来说很有吸引力。

下半年升二年级的黄同学坐在漫画区的地上，认真地抱着一本漫画书在读。“我喜欢《植物大战僵尸》系列漫画，还有马小跳系列漫画、《米小圈上学记》《广东寻宝记》《笑猫日记》。”

但孩子们就地坐下看得津津有味，身边的家长却总是试图拉他们去别的地方。一位妈妈告诉记者，孩子爱看探案悬疑类小说和漫画，但她其实并不愿意孩子多读这一类书，“感觉就看个情节，意义不大。”走的时候，她也没有为孩子选的任何一本漫画书买单。

另一位名叫傅景天的小男孩，倒是成功买回了自己心仪的书——两本《装在口袋里的爸爸》漫画书，还有几本买给妹妹的书。

傅景天的母亲傅女士是大专院校的教师，对于儿子的阅读，傅女士没有干预太多，只是让他按照学校的推荐书目多读一些，其他就随自己兴趣选择。目前暑假过半，学校的推荐书目傅景天也读完了一半。

“儿子小时候，我没有太注重，现在感觉他的阅读量偏少了点。我还有一个5岁的小女儿，所以我现在非常注重女儿的阅读。”从儿子身上，傅女士积累了教育女儿的经验。“开卷有益，只要他愿意读书就是好事情，读什么都会有收获，而且可以锻炼他自主选择的能力，所以我都尊重他的选择。”一位姓张的爸爸，忍不住在旁边插话。

看来，不论方式如何。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，要在孩子的阅读上下点功夫了。

要不要让孩子追看“米小圈”

儿童阅读研究者胡丽娜决定从自己的儿子说起

和胡丽娜老师的聊天，是从刘慈欣的《三体》开始的。

因为，几天前，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自家二年级小朋友读《三体》的照片。如果让胡老师来指导孩子读《三体》，她会怎么做？

胡丽娜认为，读《三体》不应局限于《三体》，借此可以延伸到刘慈欣的其他作品，比如《流浪地球》《球状闪电》；而刘慈欣作为雨果奖的获得者，可以由他进入一个更大的阅读版图，这样一来，国外的获奖者和中国另一位获奖者郝景芳的作品都可以拿来一读。

“更为重要的是，从《三体》这一文学作品出发，还能让阅读远离文学——让孩子自主地将触角探入博物馆、星空、未来……延伸囊括各个学科的相关知识。”

互动的、参与的、蔓延的阅读，是胡丽娜最为期待的方式，在她看来，这才是“孩子要阅读，而不是家长要他阅读”。

一本讲游河的绘本

阅读可以从船“蔓延”到企鹅

胡丽娜是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、硕士生导师，也是前不久发布的《浙江省未成年人阅读状况调查》的撰写者之一。

除了学者的身份，她还是“小一生”的娘。胡丽娜和自己的儿子瑞瑞就是“蔓延式阅读”的实践者。

在胡丽娜看来，孩子平日阅读的每一本图书都有着无限延伸的可能，都可以激活生发阅读的无穷乐趣。比如瑞瑞小时候读的《和甘伯伯去游河》就是一个能生发出无数话题的例子——

《和甘伯伯去游河》里有船，瑞瑞对有船的画面非常感兴趣，胡丽娜就把各种各样涉及船的图画书找给他看。

“为什么泰坦尼克号在首航的时候就沉没了？因为它撞到了冰山；为什么会有冰山？因为冰川从极地漂浮而来；由这些冰川，我们再去看有关南极北极的书，从中就能看到特别的物种，如北



胡丽娜和儿子瑞瑞。

极熊、企鹅；如果对北极熊有兴趣就看与熊相关的书，对企鹅有兴趣就看和企鹅相关的书……”

阅读是一个大概念，它不限于课本。正因如此，胡丽娜觉得，假期很难得，它让孩子有一些真正自由支配的时间，应该多跟草木虫鱼、山水自然接触。最有意思的阅读和实践往往就在最日常的生活。比如学校布置的养蚕宝宝这个活动——这件全浙江小朋友都了解的小事，在胡丽娜和瑞瑞那里，可以将想象力生发到你意想不到的远处。

蚕蚕就要采桑叶，很多江南的城市小区里，多多少少都有几棵桑树，有些是种植的，有些是自然生长的。在养蚕宝宝的季节里，胡丽娜鼓励瑞瑞做了一张“小区桑树导览图”：“这些桑树分布在哪些角落？我们在哪棵桑树上遇到过天牛？”这样的环节设置，瑞瑞得到了在城市里进行冒险和猎奇的经历。

蚕宝宝成长、作茧、变成飞蛾、产卵，这些瑞

瑞全都看在眼里。

“飞蛾怎么交配繁殖？有些东西，大人会觉得不好意思说，我就请邻居家高年级的孩子来讲科学课上学到的知识，大人觉得难为情的东西，在孩子的对话之间就很自然。”飞蛾产卵之后不久就死掉了，胡丽娜认为，这个过程又蕴含着对死亡的认识，“这些都来自生活，当卵再次孵化成蚕宝宝，这就是生命循环的过程。”

在对生活进行“阅读”的基础上，胡丽娜还会和孩子一起探索并阅读蚕和文明之间的关系，比如丝绸之路上的地理、物产，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往来。

书单真的有点“单”

文学类过多，限制了孩子的认知

说到自己和孩子在阅读中的关系，胡丽娜用了一个词：“阅读的陪伴者”。

孩子在阅读过程中，内心必然积累了一些想法或困惑，“虽然从父母或者一个阅读陪伴者的身份来说，我不能给出很好的解答，但是父母要做阅读的有心人，为孩子提供他感兴趣的内容，让孩子慢慢解决内心的困惑。”

多带孩子去实体书店逛一逛，让孩子参与到阅读选择当中。胡丽娜觉得非常好。

但不能否认，目前的儿童阅读，还是以家长的自我口味为主。

“众多童书由成人创作，成人希望孩子成长为他们预设中的样子，推荐给孩子的图书也是经过筛选过滤的，再加上其他方面的限制，儿童作为阅读的主体是失落的。”胡丽娜认为，在阅读现场，孩子的兴趣爱好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。

中国孩子的阅读还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，就是无论家长的引导，还是学校的书单，都太过集中于文学故事类，跟生活相关，跟孩子兴趣或者科学、博物等更广阔的视野相关的书目，相对比较少。这也是胡丽娜在调研中的发现。

实际上，阅读要形成一个体系，它包含的门类应该是广博的，“文学类图书毕竟有其局限性，放眼国外的儿童阅读，其实是将认知和技能结合起来的。”胡丽娜说。

一些高年级的孩子，暑假往往会按照某些书单来阅读，但在胡丽娜看来，一些书单还存在着一个问题——其中顾虑到很多要均衡的因素。

“当然，在泥沙俱下的童书出版中，书单中的很多书目是很优秀的，但是它不一定适合你的孩子，或者很多书你的孩子已经读过了。更好的书单是让孩子自主去选择，充分发挥孩子阅读的主体性。”

但相对于胡丽娜这样的专业人士而言，更多父母不知道某些优秀图书的存在，胡丽娜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挑选方法：“国内外的一些获奖图书，在多数书店是能看到的，你可以带着孩子去翻一翻，让他自己去选择。电商平台上也有很多主题划分，家长可以把试读的内容和相关信息给孩子念一念，看看这本书他是不是喜欢。”

本版文图均据《钱江晚报》